

包特金內科講演集

上 冊
內科臨床教程

人民衛生出版社

包特金內科講演集

上 冊 內科臨床教程

C. H. 包特金 著
趙 师 震 譯
吳 光 燦 校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一、內容提要

本書初版刊行于大約 90 年以前，是一种极有名的古典医学著作，在俄罗斯医学史中占着崇高的地位。書分上下兩冊，都是临床講演的体裁。

上冊分为三輯。在第一輯中，包特金以一个心臟病患者为例子，詳細討論了心臟瓣膜病的几乎全部病理学、症狀学和治疗学。在第二輯中，包特金仔細分析了一个斑疹伤寒病例，同时詳細解釋了发热的原因和机制，又对于当时通行的种种疗法作了全面的介紹和有批判的評价。第三輯中載有兩篇講演。第一篇是“論脾臟的收縮性以及傳染病对脾臟、肝臟、腎臟和心臟的关系”。篇后附有三个白血病的病例。第二篇是“論皮肤血管的反射現象和反射性出汗”。

書前还有现代內科科学家米亞斯尼科夫教授的介紹文。其中簡略述說了包特金对俄罗斯医学的貢献、包特金學說的三個原則、他在治疗学方面的三种主張、等等。

处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我們，仍然可以从本書中学到許多东西。

С. П. БОТКИН

КУРС КЛИНИК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БОЛЕЗНЕЙ
И КЛИНИЧЕСКИЕ ЛЕКЦИИ

ТОМ ПЕРВЫЙ
КУРС КЛИНИК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БОЛЕЗНЕЙ
МОСКОВА—1950—МЕДГИЗ

包特金內科講演集

(上 冊)

开本：850×1168/32 印数：9 1/2 插頁：4 字数：256 千字

赵师震譯

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〇四六号)

• 北京崇文区珠子胡同三十六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新华書店发行

統一书号：14048·1098 195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制

定 价：(9) 1.40 元 (上海版) 印数：1—10,100

100457



謝爾蓋·彼得羅維奇·包特金
(1832~1889)

EAD/22

12

目 錄

謝爾蓋·彼得羅維奇·包特金 1

第一輯

緒論 19

第一病例 25

一、病人的檢查 25

 客觀症狀 25

 主觀症狀 26

 既往歷 26

二、檢查結果的分析 27

 心濁音的縱界增大 27

 心濁音的縱界終止于心臟搏動以下 27

 左室增大 28

 右室增大 29

 左室肥大的原因 31

 主動脈的第二雜音 33

 主動脈舒張期雜音和肺動脈舒張期雜音的分別 34

 主動脈和頸動脈的收縮期雜音 35

 頸動脈的檢查 37

 脉搏的檢查 38

 血管和心臟檢查結果的總結 41

 瓣膜閉鎖不全的原因 41

 動脈的硬化擴展到主動脈瓣 42

 二尖瓣閉鎖不全 43

 動脈硬化時的肌性二尖瓣閉鎖不全 43

 阻礙被擴發性肥大所平衡 45

 肥大心臟的機能變化 46

 心悸 46

 心臟收縮增多(心搏頻數) 47

 心臟對體動的過度興奮性就是心力衰竭和心肌營養變化的緣故 48

强烈呼气所引起的心力衰竭	51
营养减退所引起的心力衰竭	52
代偿障碍的症狀	55
心脏肥大	55
呼吸困难	57
脉搏的变化	59
呼吸器官的变化	61
肝臟的变化	62
脾臟的变化	64
胃腸管的变化	65
積水的現象	66
尿液和腎臟的变化	67
顱腔內靜脈都血的現象	67
本病例的心力衰竭現象和代偿障碍症狀；代偿障碍的原因	67
三、總結	72
四、預后	73
五、治療	73
代偿障碍前的治療	73
代偿障碍的治療	81
洋地黃的作用	82
鉀鹽和氯化鈉的功效	90
全体放血	92
局部放血	93
瀉藥	93
利尿藥	94
本病例的治療	94
六、对病人的觀察	96
七、剖檢	100
顱腔	100
腹腔	100
胸腔	100
八、討論	101
第二病例	105

第二輯

第二病例

一、病人的檢查	105
客觀症狀	105
主觀症狀	106
既往歷	106
病床日志	106
二、檢查結果的分析	110
動物的溫度	110
身體的失熱過程	111
體溫平衡	112
體溫異常升高	114
體溫升高時的體重變化	115
體溫異常升高的直接原因	118
熱和發熱狀態	120
發熱狀態發生、進行和結束期中體溫的各種變動；熱的類型；	
驟退和漸退	121
發熱狀態時的心搏頻數和呼吸頻數	122
強性熱和虛性熱	124
肌肉和神經系統的機能變化	125
傷寒狀態	127
消化器官、脾臟和腎臟的障礙	128
皮膚的變化	129
發熱期中的出血	130
乳汁的變化	130
消瘦	130
發熱病人檢查體溫的意義	130
燃燒作用並不相應加強的一種發熱	131
本病例的熱型和傷寒狀態	132
發熱所引起的病理解剖變化	133
症狀性熱	135
特發性熱	136
急性傳染病	138
本病人發熱的原因	139
疹子	139
咽喉和胃腸管的病變	141

脾臟腫大	141
傳染作為發熱的原因	144
空氣傳染物(病毒)和接觸傳染物	146
傳染病的分類	146
決定本病人所患傳染病的種類;辨別麻疹、猩紅熱、天花的疹子 和斑疹傷寒的疹子	148
各種傷寒類疾病的疹子	150
斑疹傷寒時皮膚變化和腸管變化的特点與發熱狀態;診斷此病 的主要資料	151
一般傳染病和斑疹傷寒的前驅期和潛伏期	154
三、病因	155
四、病程	161
皮膚的嗣後變化:脫屑、指甲的變化、丹毒、禰瘡、等等	161
体温	164
並發病所造成的體溫變化	165
胃腸卡他的並發	166
出血	166
舌的變化、食欲、大便	166
脈搏和呼吸	167
尿液	168
脾臟	170
頭痛	170
耳聾、耳鳴、視力減弱、睡眠、講妄	171
傷寒狀態	172
斑疹傷寒結束後神經系統方面的障礙	173
體重的變動	173
斑疹傷寒的各期	175
五、預后	177
六、斑疹傷寒的病理解剖現象	180
七、總結	182
八、治療	183
衛生處置和病人的營養	183
斑疹傷寒的頓挫療法	186
症狀療法	188

利用水的退热療法、它的作用和禁忌証	188
胃腸卡他的治療；保溫濕布；灌腸	196
奎寧鹽	197
兴奋藥	198
酸類	199
病人恢復期中的護養法	199
并發病的治療	200

第三輯

第一篇 論脾臟的收縮性以及傳染病對脾臟、肝臟、腎臟

和心臟的關係	包特金教授	203
上述論文的補錄：三個使用感應電流的白血病病例		238
第一个病例	保果莫洛夫醫師	238
第二个病例	保果莫洛夫醫師	243
第三个病例	德羅茲多夫醫師	245
偏側性多汗的病例	波克羅夫斯基醫師	247

第二篇 論皮膚血管的反射現象和反射性出汗

包特金教授	249	
皮膚機能影響關節的實驗證明	索科洛夫醫師	268

附錄與注解

附錄一 第一次臨床講演摘錄	包特金教授	270
附錄二 門靜脈血栓形成一例		272
注解		281

謝爾蓋·彼得羅維奇·包特金

謝爾蓋·彼得羅維奇·包特金 (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Боткин) 是祖國最偉大的医学家之一；他的業績，即使对于我們的时代亦具有重大意義。包特金在俄罗斯臨床医学史中开辟了一个新紀元。在包特金以前，俄國医学主要是臨床記述性質的医学：医生們探究病歷，察看疾病的外在現象(症狀)，借以正确地作出診斷；他們觀察疾病的進程，养成預測疾病結局的能力，并且依靠使用种种藥物的經驗來治療疾病。

某些人屢次表示意見，彷彿那时代的臨床医学是“实用的”，並非“科学的”：对这一点我們不能贊同。当时俄國医学所依据的三項原則——觀察、經驗、論斷——正是科学知識的基礎。但是，科学知識的內容和方法当然会漸漸發生变化。由于十九世紀后半期中俄國自然科学發展的結果，俄國医学当然亦找到了新的方法，从而又找到了新的概念領域。对于当时医学科学特別發生强烈影响的，乃是俄國科学界中兩位卓越的代表人物——車尔尼雪夫斯基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和謝切諾夫 (И. М. Сеченов)——的活動。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为当时一般前進科学以及医学的基礎(如所周知，那时代的医学常常抱着目的論和活力論的錯誤見解)。俄國偉大生理学家謝切諾夫的著作“大腦反射”奠定了医学科學中的一种新的方向，即生理学方向。包特金是这样一位学者：他实现了臨床医学的轉变，使它轉入新的、更前進的、以唯物主义理論和生理学原則為基礎的發展途徑。包特金的不朽功績是，他根据徹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觀，把臨床医学和生理学結合起來。这种由包特金引入臨床医学中的新方向，一直發展到現时代；包特金教室的原則——当然，由于新的科学成就和生活要求，这些原則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已成为建立远比从前为完善偉大的苏联医学大厦的基礎之一。

如所周知，天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年青时曾在包特金的教

室中工作十年之久，主持他的实验室。试看巴甫洛夫怎样评定包特金对医学科学的贡献。

“故包特金乃是促使医学和生理学合理而有效地结成联盟的一位卓绝人物；这两种人类活动正在我们眼前建立着一座有关人体的科学大厦，并准备在将来保证人类臻致最大的幸福——健康和生命。”*

据巴甫洛夫的証言，包特金在他合作期间，經常在临床經驗中找到生理学資料的証明，从生理学資料中獲取有关临床觀察方面各种疑难問題的解釋，从临床經驗中得出种种观点，借以提出新的生理学問題。这真是“医学和生理学的联盟”。

包特金所創立的“医学和生理学的联盟”，后来由于巴甫洛夫的努力，由于巴甫洛夫生理学派和包特金临床学派的密切合作，而日益巩固发展起来；这两个学派正是祖国医学科学的骄傲。

不把生理学檢查法采入临床实践中，临床医学中的生理学方向是不能建立起来的。

要运用这些檢查法，自然必須在临床科目中設置檢驗所。祖国医学應該感謝包特金的一点，就是他發展了临床机构和医院中的檢驗工作。现时每个医生（甚至每个病人）都懂得，各种特殊的檢驗法能够給予临床学以多大帮助。现时如果没有檢驗的以及器械檢查的（細菌学的、血液学的、生化学的、放射学的、心电描記的、血压測定的）合作，往往無法作出診斷。但是，这些檢驗和檢查不僅对于診斷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了解疾病的本質和起因（即病因学和發病学）亦是必需的。医生們从包特金时代开始，充分采用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成就，使它們为临床医学服务，才替病理过程的生理学观点建成牢固的根基。

包特金在發展临床医学中的生理学方向时，不但灌入了檢驗方法，而且灌入了实验方法。他提出了必須从事實驗的問題：这是“从临床觀察中產生出來的思想”所要求的。

按照包特金的意見，为了临床目的而作實驗，应当以动物为对

* 彼得堡俄国医师协会 1899~1900 年度彙报，第 242 頁。

象，虽然臨床家只能在某种程度內把动物實驗的資料移用于人类。

依靠包特金在臨床上(在巴甫洛夫的合作下)所創出的實驗方法，医学这門科学的發展非常擴大及加深起來。这种方法使臨床医生有可能發見疾病的机理。它又成为一种推动力，促使那些对医生非常重要的新科目——實驗治療學和藥理學——得以發展起來。从包特金的實驗室中，產出多數論文，在臨床和實驗兩方面研究許多極重要的藥物，其中有包特金学派所發見的許多新藥。

关于包特金作为臨床檢驗和實驗法創始者的意义，巴甫洛夫用下列文句來作說明：“我很荣幸，能在十年的过程中接近故臨床学家的活动，在他的實驗部門中工作。……他的深邃智慧絕不迷恋于眼前的成功，竭力要在實驗室和活体的實驗中对于若干重要謎題——病人究竟是甚么、怎样進行医療——尋求答案。……据我十年內所目睹，他不斷把学生派送到實驗室中。我深信，故臨床学家如此重視實驗，这正是他的絕大榮譽，其程度不亞于他聞名全國的臨床活動。”*

当然，按照包特金的觀點，所謂医学的生理學方向，并非僅僅把檢驗和實驗的(生理學的)檢查法引入臨床實踐中。在包特金改造臨床医学的整个工作中，这是不可缺少的一面，但可以說是外表的一面。关于这种新方向的內部本質即思想基礎，可以概括为密切相关而組成整个包特金学說的下列三个原則。

(一) 这些原則中的第一个是：包特金認為，神經系統在病理過程的發展中具有主導意義。按照“謝切諾夫思想之天才的發揮”(巴甫洛夫的話)，“任何有意識生活和無意識生活的动作，从發生方式來說，全是反射”：这个思想向包特金提出了有关反射机制和其它各种組織過程的問題。既然精神活動具有物質的(分子的)特征，是反射性的活動，那末，周圍器官和組織中的物質变化亦應該如此；無論在生理情形或病理情形下，都是按照反射的原理而進行的。因此，包特金非常注意神經中樞的問題。如果說，我們的(軀体的、周圍的)器官和組織中所發生的种种生理過程和病理過程是按

* 巴甫洛夫全集，第二卷，第364頁。

照反射方式而實現的，那末，中樞神經系統中就应当具备着支配这些過程的多數裝置。例如，包特金解釋發熱這一最常見的症狀時，就認為發熱是由于支配身體降溫的神經中樞失却作用所致。他在“內科臨床教程”中（1875年）表示意見，確信泌汗中樞的存在，後來就由奧斯脫羅烏莫夫（А. А. Остроумов，1876年）和那烏羅茨基（Ф. Ф. Навроцкий，1881年）用實驗方法先后証明。包特金提出意見，認為腦內有“支配脾臟肌肉及其血管口徑”的神經中樞；這由塔爾哈諾夫（Тарханов）的實驗加以確証。在世界醫學史中，包氏首先提出造血機能受着中樞神經調節這一意見：他主張“造血中樞”的存在。“我深信這種中樞的確存在；它通過紅血球生產減少或破壞加強的方式，來影響血液的成分。正像我從前根據臨床觀察所提出、而後來由生理學家發見的特殊的泌汗中樞那樣，作為一個醫生，我有同樣的充分理由來提出這個中樞。”*

包特金敘述及解釋內科病的症狀時（在“內科臨床教程”和“臨床講演”中），經常談到神經系統的重要意義。舉例來說，關於心臟病的原因，包特金用下列文句來表明神經系統的作用：“心臟機能的變化總是與中樞神經裝置有關。”“無論是一般營養障礙、劇烈勞動或十分勞累的強行軍，如果調節性神經裝置良好地工作着，都不能單獨地引起代償障礙。”按照包特金的意見，神經調節裝置的損害就是引起代償障礙的真正原因；至於劇烈勞動等等，“這一切只是次要的、誘發性的因素而已”。

包特金駁倒了魏爾嘯認為萎黃病與先天性主動脈異常有關的那一主張（“要在狹隘的主動脈中找尋萎黃病的原因，這是一種經不起批評的見解”）；他首先指出了萎黃病與中樞神經裝置的變化有關。

包特金認為，精神因素在內科病的發生上具有極大意義。他常常舉出例子來說明某些內科病的發生與精神體驗有關。他喜歡依靠這一類的個別病例來証明：用神經作用來解釋相應內科病的本質，一般是正確的。

* 包特金，臨床周報，1884年第6號，第90頁。

包特金在著書中解釋某些疾病現象所以發生的各种疑問時，常常援引神經系統。这些援引有時似乎並不十分具體，彷彿作者由於沒有其它任何明白解釋，以致不得不援引神經因素。但是，大家在閱讀包特金的著作時，逐漸會得出如下的結論：無論在包氏關於神經系統所起作用的論斷中（他對於內科病原因的概念就是以這些論斷為根據的），或者在粗讀起來似乎是偶然臆測的這些援引中，都流露出作者内心的一種深刻的信念，確信神經系統在人類病理學中占着首要地位。包氏之抱持這種信念，是同他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的一般世界觀符合的。包氏在“臨床醫學的共同基礎”^{*}那篇演辭中，談到神經系統在人類進化史中的作用：“原始人因為具有複雜的神經裝置——中樞和周圍的裝置，……所以得以保存自己的生命，經常擴大經驗，同時擴大適應能力，並且將生存競爭的成果傳給後代，而這些成果亦確實顯現於後代的經常發展中。”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經在上世紀的70年代中寫道：脊椎動物的主要特徵是“整個身體都聚集在神經系統周圍”；脊椎動物不同於下等動物，神經系統是“整個機體的基礎”。**

包特金非常注意病理學中的神經因素。這方面的鮮明例証是：從他的教室中，關於神經系統以及內臟生理學和病理學的研究，發表了多數論文。此外，在同一方面，還有許多論文在巴甫洛夫主持下完成於包特金的實驗室中。

包特金在這方面的意義，後來由巴甫洛夫十分恰當地概括了出來：“我深深地受到包特金教授臨床思想的熏陶；我以萬分感激的心情承認：那種深邃的、遼闊的、常常走在實驗資料前面的神經論，無論對於這一研究工作，或者一般地對於我的生理學見解，都產生有利影響；據我看來，神經論是故教授對於生理學的重大功績。”*** 巴甫洛夫的所謂神經論，乃是“竭力要把神經系統的影響盡量擴大到多數機體活動上的那種生理學方向”。

在我們的時代，巴甫洛夫學說已經成為醫學科學的基礎；據巴

* 包特金，臨床周報，1886年第37和38號。

**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250頁。

*** 巴甫洛夫全集，第一卷，第142頁。

氏学生們的研究所證明，在高級神經裝置(大腦皮層)和內部器官之間，經常有密切的联系(貝柯夫)。“根据巴甫洛夫关于組織營養神經支配的學說，獲得了有关神經系統營養作用的新知見。在研究病理学中的包特金-巴甫洛夫神經論的思想方面，在研究神經系統对于病理过程發生、進展和結局所具有的意义的思想方面，已經取得了不少成就。”* 我們必須恢复包氏發展“医学中的神經論”的优先地位(包罗杜林 Ф. Р. Бородулин)。至于是否可以把包特金學說全部归結到“反射論”上，那是另一个問題。包特金有时固然采用神經中樞的概念，但在他看來，病理过程的發生机制有多种多样的不同，絕不僅僅限于这一种。

(二) 包特金臨床医学觀点所根据的第二个原則是：疾病并非侵襲身体某一部分或个别器官，而是对整个机体發生影响。这一原則当然是从神經論原則引伸出來的。既然周圍部——某些器官和組織——的病理过程是在神經系統的主導性參加下而進展的，那末，这种過程当然不会單單限定于此等器官和組織內，而总是与神經系統有关。人体的完整性决定于神經系統。神經系統乃是保障生命的一切内外界活動之調節者。从这种意義來說，任何对身体的損害(不問是何種性質及在何種部位)，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侵害神經系統，从而又侵害整个机体。

包特金把疾病看作侵害整个机体的异常過程：这一見解反映于各种臨床問題的研究中。举例來說，当討論貧血的問題时，他并不像当时魏尔嘯細胞病理学的盲从者那样，把該病的原因推到骨髓病变上，而提出一种正确主張，指出其它器官——神經系統、脾臟、消化管——參予那种致貧血性病理变化的意义。包特金在其關於風濕病的講演中，特別注意到高熱持續不退而关节毫無变化的那些病例。这种病例必須在解釋風濕病的全部病理过程时受到十分重視：因为，特殊的局部变化並不顯示該病的全部主体，关节病只是解剖表現中的一种而已。

大家知道，包特金首先在世界医学史中駁倒了魏尔嘯硬把輸

* “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关于巴甫洛夫院士生理學說諸問題 的联席科学會議決議案”，1950年7月14日的真理报。

胆总管的粘液栓子認為所謂卡他性黃疸的原因那一錯誤見解。他提出了一項新的主張，認為卡他性黃疸是一種全身傳染病。這種主張的正確性現時已經完全証明。極有意義的一點是：包特金排斥狹隘的局部主義見解時，絕不依靠抽象的臆測，而總是依靠真實的臨床資料之科學的分析。包特金在一次講演中說道：“我逐漸獲得如下的信念。卡他性黃疸從前被認作伴有機械性膽汁阻滯的一種胃腸管卡他，其實只是全身病的症狀之一；它非但表現為黃疸，而且表現為脾臟腫大，有時又表現為腎炎，……同時還有獨立的肝臟病變。”對於卡他性黃疸的看法，“我們可以把它同傷寒、回熱等傳染病時普通看到的那些炎症變化列在一起。”*

當然，如果願意的話，可以繼續舉出許多例子來証明：包特金如何廣泛地理解疾病為整個個人的病、而不是個別器官的病。就這種意義來說，包特金恰好與同時代的魏爾嘯完全對立。謝切諾夫和包特金把機體認作肉體與精神的統一：這種觀點是同魏爾嘯的細胞病理學——把機體看作細胞的總和——根本相反的。

為了更加清楚地顯出包特金和魏爾嘯兩人的病理學觀點徹底不同，可以引用魏爾嘯本人晚年在羅馬的國際醫師大會上（1894年）所說的幾句話：“據我看來，全身病問題的被提出，完全是時代錯誤。如果在座的各位中，還有人在某一腦細胞中保存着關於全身病的憶念，那末，按照常識來說，他就應當得出如下的結論：即在每個病人的體內，仍然有相當大部分、通常是過半部分的健康生活，而病的——甚至可能是死的——東西只是構成身體的一部分。”**

關於這個問題，包特金的後繼人奧斯脫羅烏莫夫（A. A. Островский）用下列文句道出了俄羅斯臨床學派的意見：“機體是一個整體，一部分的障礙影響到整個機體，表現為機體其它部分的機能變化。”

包特金對於病理過程所抱的整體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他的神經論原則。但是，包特金從整體原則出發時，始終非常重視病理過程的全部綜合，極注意器官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體液性影響。

* 包特金，臨床講演，第三輯，1891年版，第111頁。

** 魏爾嘯，第十二屆國際醫師大會彙報，1894年。

舉例來說，包特金在論到脾臟時，曾經表示意見，認為該器官的病理性腫大對於造血機能發生有害作用，表現為機體內紅血球缺少以及容易出血的傾向。包特金一方面重視神經中樞在發熱時的重大意義，同時却並不否認血液化學成分的作用。他在 1884 年說道：“非常可能，此時發生血液蛋白質的變化，蛋白質分解為相當數量的氧化產物，……對於神經中樞發生不正常的作用。”* 在這几句話中，明白道出了下列的現代見解：對傳染病的發熱而言，蛋白質的分解產物和非經口輸入的蛋白質起着重要作用。

這種見解——疾病所牽涉的是整個機體，而不是個別器官——在包氏的另一表現是：傳染病學在他的論文中占着重要地位。各種急性傳染病，例如腸傷寒、斑疹傷寒、回歸熱等等，總是非常生動地向醫生指明：病理過程具有全身性質，同時作用於各種器官和組織。正是這種關於疾病的全身性質的思想，它促使包氏否認粘液栓子是所謂卡他性黃疸的原因。它又引導包氏提出“急性關節風濕病具有特殊的感染性質”**這主張：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將該病及其各型所呈現的種種器官病變綜合統一起來。以這種思想為出發點，包氏還主張：肺炎的病程中所以呈示許多特殊型式，是與微生物的各種特性有關的；此點已由現代微生物學和免疫學加以証實。

包特金運用廣博的機能觀點來解釋病理狀態；我們這些現代醫生，今日閱讀包氏的講演集，並且學習其複雜而透徹的創造性探索努力，所以會發生如此動人的濃厚興趣，這就是原因之一。

包特金有時並不滿足於僅僅從解剖的標準來理解疾病。他教導我們，心臟的機能障礙總是與心臟本身的解剖變化不相並行。甚至對於那些似乎孤立的心臟病，例如心臟瓣膜病，包氏亦勸戒我們“不要只從解剖學的角度上觀看心肌，不要忘記心肌處於極複雜的神經裝置之影響下”。在包氏看來，魏爾嘯灌入臨床醫學中的那種形態學觀點顯然過於狹隘，過於片面；但是，他當然絕不輕視解剖變化本身在理解疾病上所具有的意義（例如，有時包氏竟然支配整個臨床講演來分析剖檢資料，並且按照自己的臨床和生理思想，非

* 包特金，臨床講演，第一輯，1885 年，第 20 頁。

** 包特金，臨床講演，第一輯，第 92 頁。